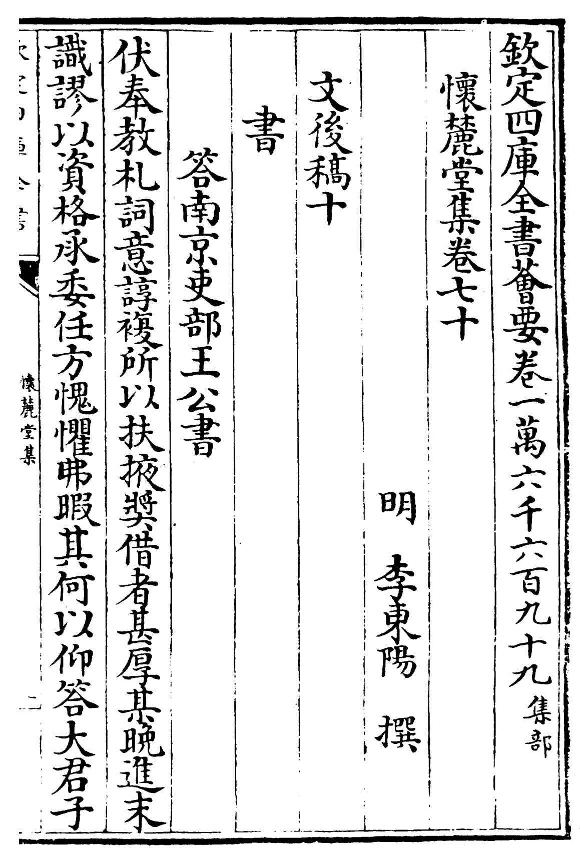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伏奉教札詞意諄複所以扶掖奬借者甚厚其晚進末識謬以資格承委任方愧懼弗暇其何以仰答大君子

期待之意恭惟執事齒德並茂為士望所歸乃力辭寵榮必遂其志蓋合于古大臣之義而詔旨温厚恩禮優渥尤近時所未有其方廁迹館閣閭目睹其盛安得不一致賀于數千里之外乎矧令器方伯君高躋遠駕繼美是稱而適在吾宗族鄉黨所仰企所藉蔭之地雖欲不再賀不可得也使還謹此布意外家集一部附上幸俯納餘惟養德頤壽為斯文自重不備

與方石先生書

近得山字韻諸詩意氣激烈令人感愧不能已日惠數
絶句寄興愈高却有未甚解者而鄙吝之釋亦多矣司
成之薦輿論所歸葢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
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幖幟風厲天下
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不欲與世
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右也況剡章十
八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扆以蒙顧注而
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為薦稿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

于常格於是朝野内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説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駕所迫僕則以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沮左右無掣肘之患葢將舉一世之名教付

之先生而聽其所為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乎若又以為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茍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强其所不欲而曲為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躐已甚正韓昌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譏以為非者乃以是言為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生之知猶有足信而是言也非一人之私殆一時之所謂輿論者也瞻遡之餘不勝翹企劉謝二先生同此致

意謝别有書并布照察不具

奉謙齋徐先生書

趙中書回知尊候迪吉足慰下懐東陽七月初痔疾復作病臥甚苦蒙恩賜醫至八月半始出因念薄質早衰恐難任重羣憂積慮不能自解顧生地素拙無以為退藏計南都志既弗遂湖南舊業又荒落不可歸惟貴郡乃先祖母誕育之地先祖亦游寓其間風土腴厚文獻華美為天下最而貴縣山水尤稱奇絶乃蘇長公之所

深慕往年嘗為執事言之輒蒙引接今已决策於此又念賤父子二人形影相附别無子弟可將事者玆託武進表兄殷通判鎰及弟康於貴縣境上少買田數畒以立業本繫情志徐為後圖必得執事指麾張主於上勢乃可成愚不敢厚望但得有山有水有佃戸歳可常稔之處足矣如猝不可得或於武進境買得亦佳葢卜居多在貴縣而祖地之在鄞縣雖數十里不為逺也執事倘許其進望示一言即謀將少物寄殷處以聽尊裁基

址苟定或得早謝操杖几以從旦夕之好實平生一大幸也秋漸深惟為道自重不備

與殷通判表兄書

比聞名與旌典可賀向來清謹自飭不為人知今乃有知者矣實政之在天下豈可終揜邪僕碌碌如昔今秋痔疾有加經月始愈官況蕭然回顧老境尚無著足之地湖南遠不可歸南都又不獲遂惟貴郡為先祖妣舊里而先祖亦嘗遊寓其間比之桑梓於義為近擬置一

產為子孫長遠計甞與謙齋徐公語及之輒蒙助攛令此計已決意吾兄必不我棄顧方有官守恐不獲及其他昨具書徐公并繼康令弟欲於武進宜興界買田數畝為本歲漸增拓倘三二年未謝事或可成俟令弟書報當寄少物託之知亦不拒也偶乏便奉告稍緩幸惟心照不具

與劉東山書

承抵家後兩寄書後書尤詳中所敘多田園間樂事令

人歎羨不能置而世情民瘼則肉食者所深愧也草堂賦石諾者久不至近稍物色之云已誤送他處且將續補果不補即當别圖奉寄也閱歲以來薦剡屢上斯堂之樂恐不可久淹四方知舊每以執事之去為疑且以不克留為不肖咎誠亦有不容逭者斯賦之作益以重吾過耳而又欲補書之不已惑乎僕不意今春復莅試事偶值奇變處之極難嫌疑既露不得不有所更定而冒怒取怨幾不能解執事乃以文體之變為譽無亦姑

以是慰其抑塞怫鬱之懷乎僕生也拙無丘壑田畝為終身計坐是未能勇退此執事所素悉武昌之産嘗累尊慷地荒路僻恐終不獲自遂今秋病痔踰月呻吟展轉中念常州為先祖妣誕育之鄉先祖遊寓之地風土腴厚去京師墳墓不甚遠已決計於此置田數畝聊以繫情志圖去就歲稍益之倘不能俟益則盡鬻新舍以供其費亦粗可辦斷不至進退狼狽以貽識者之笑為知己之憂也方具書宜興徐先生及武進親舊特報而

舉不敢不亟告執事執事聞之頤不為一解乎方石新命不識肯一幡然否恐所欲聞故及不具

與錢與謙書

屢得書拜所寄詩文知造詣益深博但辭旨漫衍勢難精擇且中間時一作聱牙語則又失之險怪覿與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頓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夫珠雖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盤外水雖就下若止於非所當止則溢為橫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以易心發之

如柳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譏文必欲使揭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未發者亦已久矣病後再出情緒頗不佳聊此一洩張時行給事形迹雖疎然能悉我意相見可一叩之不具

與廵按王御史書

近得董郡守書云本州欲為僕擇地葢屋廵按已准行此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寒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為之也僕居京師累世作宦四十年

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畚鍤為之累況祖父墳墓親戚聚處之所在縱令得脫羈馽亦豈能遠涉數千里外而用此虚名實怨為哉僕屬有哭子之痛本不暇及第恐工役已興緩不及事故亟致一辭惟冀深諒鄙懷愛人以德公便中善諭本州早為停止使區區一身少免咎戾其視屋守之惠益萬萬也餘謹空

與東山劉都憲書

屢得甌中書札備悉賢勞而用人一事尤急所舉數人

皆愜公論於古人集衆思廣忠益之義殆不愧焉安攘之計固已槩定而綏撫之意勝於鋤艾其效亦畧見矣引身之疏不意即上聖明簡在特示勉留議者以為身任繁難未宜自遂幸少從容處之以答聖情慰時望為一方生民之福不審尊見以為如何僕不才多病實不堪勝三疏乞休不獲允命適當多事之日不免力疾供職展轉煩亂愈增悚愧知我者亦必有以諒我也奏事人回草草附此惟為國自愛不具

與闔族書

家門不幸兒子兆先遽爾夭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吾兄弟子姪聞之當同此一慟也近累得家信要還居茶陵蓋聞有買田常州之説故爾縁常州去京稍近地利甚饒而田價驟賤又有諸知舊借價買田數畝因令李順父子前去一看實未能遠棄墳墓以往况今遭此大變就使得脱職務亦不過老於京邑非但不能歸茶陵亦决不能居常州姑俟葬畢即呼去僕回京也比得董

太守書云為我造屋已蒙巡按淮行令人驚愕累日自念作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鄉里乃復以土木筋力為之累縱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聲勢財力於心誠不安而怨怒誚謗亦所不免使得歸而居之猶為得不償失今乃以虛名掐實怨亦何所苦而為之哉往歲牌坊之作在本家已為多費而官府復屢為之苦不早聞及具書辭免則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復蹈前轍而又甚焉悲愴之餘增我鬱悒用是銜哀執筆亟達此情望我

同姓深相體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見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湖廣鄉録尚未至二姪不審消息如何縣渴縣渴

再與闔族書

近者家門之禍哀慟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來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贍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及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有出田以供仕者某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顧辱此饋事之

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恬然受之哉所有契本輒欲封還而嘉表以為身受伯叔之命無辭以白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去也復元到此輒病累治不效已為棺殮買地葬之西直門外明光寺之後聞其有妻及子女無所於託可憐可憐嘉敬舉鄉科試録已到此則可喜耳匆匆不悉

再與閫族書

嘉表回已有書奉復雅意所有田契一本因渠不肯帶

回姑留在此今附去煩眼同檢入仍將數內田地照舊
歸還各主乃見骨肉至親相厚相信之情不必再寄寄
亦不敢受也前書已悉痛苦之餘不復縷縷外房屋一
事已附書與奏事老人亟止其役想能體念不俟再囑
也

與韓方伯書

近辱手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
出田百畝以給官中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

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為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為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今另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明白不至沉滯幸恕瑣瑣

答楊邃菴書

累辱慰問語意懇備非異姓骨肉不能為此言近者承致厚奠重之以辭喬生之行僕實偕往竦聽宣示神魂

俱失葢自亡兒之没師友尊幼枉祭者五十餘篇而語之懇意之備至此極矣感刻之餘不敢言謝亡兒殘草承為遠致覽之泫然此兒存時不覺其進自今觀之實亦有過我者豈鍾情溺愛之蔽故然邪先生酷愛此兒訓迪誘掖恩同其父而兒不能少有報稱以死負負不敢言感事觸物登高望遠不獲握手一慟以洩胸中憤鬱不平之氣猶為可恨也俛青谿傅體齋兩先生先後傾逝一時人物凋謝至此固當為天下痛之友朋故舊

之私又不俟論劉東山尚未至謝方石又將去矣向來懷抱作惡糾如亂絲人便聊此一布目痛不及親書幷希心照

復徐都憲書

病中屢辱存問甚感近寄到陳提學所修闕里誌諒已經裁定紀叙詳整快閱一過間有欲商確者輒附其下仍粘票于上以代面議用硃筆者病目新差取便閱視初不計其僭後始覺之萬希情照古今文字頗亦增入

數條並聽采擇先聖像如閩用廟中石刻處小爲之雖筆意可觀未審能不失真否今將閣本諸書所載令京中名筆用薄紙摹出各附一幅亦惟擇而用之繕寫雕刻須得良手仍校對真正乃可傳遠固知精鑒及此然此事關係極重工不厭精言亦當不厭多也餘俟後悉不具

與陳提學書

承寄到闕里誌紀叙詳整足徵學識而扶植教化之盛

心固不待言也病告中快閲一再過頗有欲商量處如篇目中門第二字恐未穩帖世家事蹟等舊文各出原本今既輯于一編而前後重複意欲以世家為主而年譜等文畧相照應不復詳書朱墨所到稍以一二處發例煩重加檢勘得十分穩當為佳先聖圖像閩傚吳道子石刻㢢大為小恐未免失其形似今屬京中名筆就各書原像摹出數紙可擇而用之古今碑刻所載已多而賦詠頗少今稍增數首以備采録若繕寫校對雕刻

之工諒能一一介意使極精當庶不孤此盛舉也草草奉復餘在都憲公書或可互見不具

與衍聖公書

去冬衆疾交作衰憊不可言自分休退三上疏乞身不獲俞允又辱别遣醫來視踧踖無所容延及暮春病勢始却玆以初六日入朝便中附此以慰至懐廟垣事縁原奏不曾備悉買換民地不敢虧損之故愛民惜財實出聖意似無容議矣闕里誌已修成寄到山東兩生在

此守侯令畧爲增損寄去即入梓却是一時美事閣本孔氏實録諸書已抄得數部付陳提學采輯畢當就彼裝送寘奎文閣中永爲家寶也孔學録近有書及此故以附知草草不悉

復松露周先生書

比得手教知清恙始平尚須調攝但聖心簡在輿論所歸恐不獲以自遂留都之命公望猶未愜焉發此爲兆亦一轉移間耳伏冀少迓台旆以答綸音無疾其驅請

以昌黎此語為贈區區不才久辱知愛國憂邊警大弗戰勝黽勉日夕甚疎候問便中奉布草草亮之萬萬

答章祭酒德懋

久違風采已閱十年感舊懷賢曷嘗少替（闕）稽寸札顧辱牋長疾病之餘神思荒落加以國憂邊事日夕靡遑內省愧恨不知所以為報也恭審名膺簡命任重師儒山斗之望與日俱積絃歌衿佩之士未嘗不樂得其間平生所學宜於此焉試矣說者乃謂習成而後敎功難

而日寡籌書條格之所不能盡抑孰知身可為敎誠能動物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哉方石先生南北並望天下以為美談旋以不得已之故力求休謝世事之不易合乃爾於此益益重先生之思先生雖固執謙退亦安能自解於天下哉定山在京時已病後遂至此聞其子亦能詩但志業恐不繼直夫幸終首丘之願而有子有孫又不失其名節以死差強人意此皆平生故人聊復一道餘不多及秋暑未平惟以道自愛萬萬

復謝方石書

前歲三章之乞復成畫餅旋值國哀預聞顧託大義所關誠如來教去冬偶觸事會彼此去留體同而跡異久衰多病之身分不能起靦縷連章展轉踰歲忽以問安禮重事涉驚危羣望交趣若無所逃於穹壤之間者不免黽勉一出以需後期故吾尚存竟不知税駕之所恐全身完名亦造物者所靳也知我罪我者以為如何憂苦變積千緒萬端筆札所將不能一二便中畧此奉布

惟以道自樂用慰瞻羨之私幸甚

與王守溪書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汙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橫罹羈帶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夐隔塵世羨慕之極不能為情憂勞併集久疎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相白耳比聞尊候未調旋已勿藥不勝忻慰王敬止回畧布一二餘非筆舌所既諒之而已

與沈亞卿書

比承令嗣致所寄手札嘉惠適以孔氏女在京病劇方集醫議藥不能出見越數日諗之盛綱云已整駕具書俟之則既發矣至今怏怏像贊不敢例辭但值冗迫未能屬筆承寄蘇祠記文二幅中間尚有誤字前所謂二十幅者蓋未之見也此文雖陋事體亦不細倘衰疾未甚欲自書一紙聞蘇州有善過朱者或可别議之乎家集猥及賤名倉卒酬應辱收録頗記遊朝天宫二和章

險韻長句不知偶遺之邪抑有所擇也匆匆畧附一笑不能悉

與東山劉先生書

自得六盤山之作讀至末句令人黯然銷魂不敢以病告時不預其事為解計窮力竭俟命與時固有不得不然者久稽奉和豈敢頓忘正坐無辭相白姑徐徐云爾今年四月以後計必南歸不意事多反覆中間曲折不能縷數九月得遂菴報已遣人奉接河西道梗未得消

息為之惘然倥偬初乃發舊篋奉次元韻是日復得遼菴所致手書有經六盤之句因憶元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又以驗物數之有定也再和一章并書別紙以代晤言方石二月内壽終貞菴固無恙嚮所傳者貞妄相半乃爾然貞菴次繼子死于京師先繼子甚不得力八十餘人遭此怫意其情亦可想也蕃兒論策頗解出奇今歲不中不意復蒙例廕苦辭不獲老母漸衰或者藉以為慰而非此兒之志亦甞繼之以泣也非平生

知己誰則信之匆匆不旣惟倍加珍攝以隆壽祉不勝
至願

與孫志同太宰書

呂亞卿梁閣老前後寄到手札情誼周悉近喜喬遷太
宰允符士望令器亦擢高科名門集慶非獨爲鄉里通
家賀也僕久衰多病未遂投閒習隱之懷與歲俱積百
責所萃何以堪之小兒兆蕃方銳意舉業不謂謬承膺
録苦辭不獲至于飲泣非恃知愛不敢爲此言實懼無

所底就以負大賓君子禮教之盛心云爾便中畧布一二不具

與劉東山先生書

何生來知道體康適但不得一字為恨區區心跡無以自明私竊揣度恐平生舊故亦不相信而何生乃能備達吾兄之意若宜會而偏照之者世猶有知已存焉死不恨矣且僕於吾兄豈恃何生之言而後信哉顧其跡誠有未足取信者耳向因多事黽勉至今兹不得已復

申前請而尚未遂然麋鹿之性已不在闤苙中矣數日後當再報近刻老父字法今寄奉一部通家骨肉如吾兄者更復何人覽此當為我一慨然也前所寄詩間有未到茲以別紙録上曹大叅同年子故可託也

答喬希大書

走處身無狀不能勇决必退以逃貪冒之譏夙昔初心中間事勢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燭者無容喋喋第閒遷轉官僚一事衆議以為不當此有不得不言者益詹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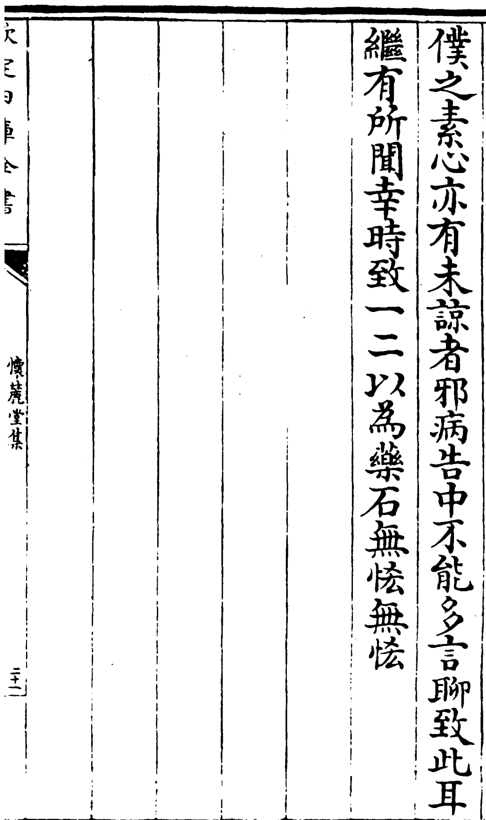
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四衙門乃國朝定制令通無一員是百餘年所未有坊局諸印例皆内閣委掌不過寄之翰林翰林學士未闕有一人帶管二印者既非吏部所得具缺豈可不為之處翰林遷轉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自逆賊擅權老姦附和四三年來修會典者退降陞職修實録者擠黜太半當是時旁觀坐視不能救正咎有所歸後雖稍稍復舊而資格尚淹員數反闕變而通之勢不能已彼此兼職固是祖宗朝深意明旨照然

嚮時單除却是故爲惜耳若謂宮僚無故不宜預設則成化弘治之初嘗爲之矣宮保太少又其大者非惟累朝之所不廢而今亦有之且嫌於無陽固宜有深望而預待之者必欲盡虚此職而後爲當可乎不可乎若又以爲秉鈞衡而植私恩則凡掌銓曹者查缺選官乃其常事亦將避此嫌而盡廢天下之官乎況今遷轉之官有當日考滿者有滿在數月者計資筭歷無益有虧怨詈之聲不絶于口葢當議擬之際亦爲朝廷靳惜名器

而非敢以相徇也顧外招物議内咈人情公私之間兩無所據實由識計疎淺處置乖方即此一事敬聞過矣知我罪我其將以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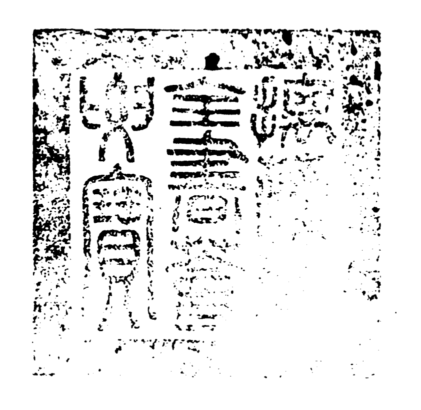
再與喬希大宗伯書

近兩得書寒温外别無一語豈有所懲故為是默默者邪計希大於僕不宜爾或前書過于自辯致希大不自安葢於希大有不容不盡者若今道路謗責之言洋洋盈耳僕曷嘗置一喙於其間哉顧進退之迹無以自明



如後所誤報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久悔其誤豈於僕之素心亦有未諒者邪病吿中不能多言聊致此耳繼有所聞幸時致一二以爲藥石無怯無怯

懷麓堂集卷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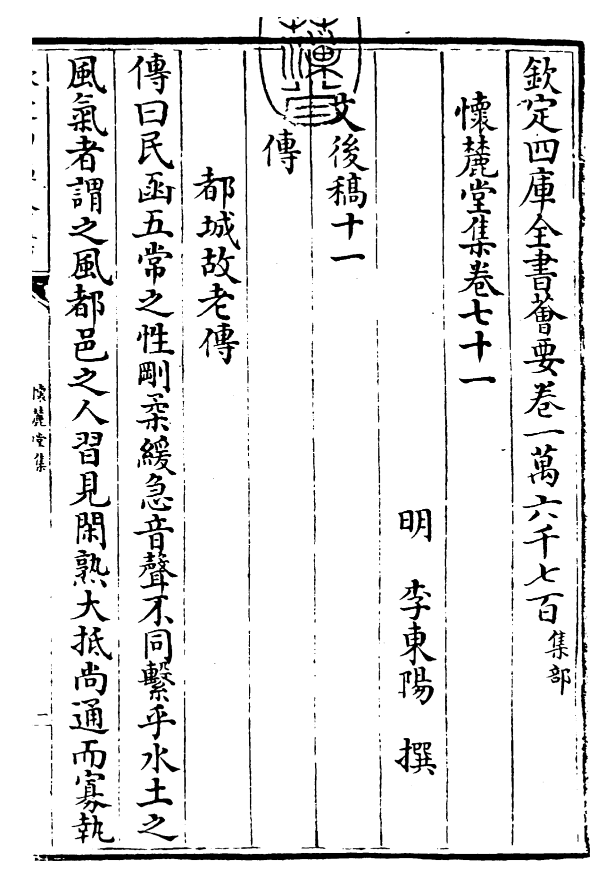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一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一

傳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

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

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甲科躋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白於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晚竊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名行闕駿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湮没畧舉一二為後進君子道之俾他日有考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

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其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强焉志曰以若所為非獨理悖且不免於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瑄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為謀者枷瑄於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强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疾

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為方相市兒爭譁笑之无不喜神怪嘗有降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跛雙屐置案上曰吾無他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

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𣗳𣗳好面折人過徐天全皃呼之
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
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為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
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
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
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撥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
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

可人時染古紙偽作趙書猝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盡鬻之人多傷之

賀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常居善藥人呼為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間其行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入者瑣瑣不足録已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鬻醬為業人呼為醬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冑士乘勢納賂以

冐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揺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冐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廪朱病卒子又死某育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敏贍其女弟以居至於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甎石垝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傭善書人具奏疏赴

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銀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禄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

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為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姜貞菴傳

貞菴姜公名諒字用貞貞菴其所自號浙江嘉興人也少為縣學生博覽强記尤精尚書學舉景泰庚午鄉貢登天順甲申進士擢行人司左司副以官政自律與寮

屬胥勸戒一時奉使爭檢飭尚廉節被簡為御史者相繼會司正闕衆屬貞菴貞菴薦行人林雍而處其下人以是多之九載秩滿以母老圖便養遷南京刑部郎中讞鞫明恕遇親屬交訟必委曲開導務全其恩若挾勢撓法者則不少貸嘗有疑獄歷數司不能直立為判決尚書周莊懿公以公平清慎書上考擢知漳州值歲歉海盜蠭起乃發廩賑之賑賊黨數十人其弗率者簡練勇壯授以方略禽其魁餘黨悉散民賴以不擾又築堤

捍潮濬塘置倉以備旱溢禁佛齋作義冢立鄉約以高東溪之名節陳北溪之道學皆建祠祀之又為文以表迭監郡之節義顧都司之保障為榜文數十條勸諭防範靡所不至治行為諸郡首後入閩通志載其事為詳成化甲辰入覲歸母益老遂乞終養漳民懇請不赴則相與建生祠勒惠政去思二碑弘治辛亥知府闕者老數輩請之朝庚申又請焉皆不果貞菴家居幾二十年睦處宗族毋喪禮葬葬兄嫂皆盡制以無子立兄子某

為後其自處益嚴甚未嘗輕入城府視官事若將浼乎其身齒德並積屹然為鄉邦之望嘗於先壟東自作壽藏名曰敦艮封樹深窈時與賓友載酒觴游樂其中識者又稱其達云貞菴素負賞識不輕許可其試于禮部也與劉公時雍及予講學京邸相知厚及同舉進士與方石謝公交亦然今予承乏內閣時雍為右都御史總兩廣軍務方石為禮部右侍郎掌國監事而貞菴獨執德抱藝斂而弗耀人事之不齊乃爾然其所自守亦耿

恥不可磨滅二公謂古有生爲友作傳者以貞菴屬予故采其事行之大著於篇贊曰張御史稷巡閩還報官吏賢否籍籍謂貞菴有盜化民安語予見而問曰化亦易言哉張曰漳人有某某者家爲盜姜守撫諭之遂感化不復作此誠難吾有所試也若當政行志得之日小有所不合輒毅然引退無纎毫顧戀尤人所難職銓曹者誠知之宜不聽使亟去以終此政且大有所試也故世恒患人才之不盡知且不盡用也如化盜事予於貞菴

尚不能知况他人哉及貞菴退處久而不易其節大夫士經其邑里者未始不重之謂其尚可用而貞菴亦老矣雖薦且不出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少為縣學生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戸部主事有兩貴家爭田公承部檄案之其一以地名偶同其姓執為已業公曰張家灣盡屬張家耶事乃直以精敏閳遷員外郎知西安府

歲饑甚發廩出貸仍爲措畫如數償之會有西師餽餉不乏西安水多鹵民苦汲宋龍首渠久廢或議引潏河水自丈八頭置牐入城以洩於隍積滓既久城且壞公因丈八之制開新渠貫城中經漢故城達於渭以免公私之患人稱爲余公渠巡撫都御史項公忠上其治行賜勅旌異成化初陜西布政使有不職者戸部尚書年公富請黜其人而以公代之吏部謂其侵官年力辨不能得都御史林公聰亦薦公擢右叅政督三邊軍務遂

遷右布政使滿四之捷公在軍中贊畫為多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北邊正統初始渡河守臣乃立石為界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賊天順後敵覘知河套所在入屯其內而我屯守反在其外請於沿邊墩臺之隙築墻建堡又於界至之隙因山剗削其高若城每二三里則為敵臺崖砦連比不絶又於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為偵敵避射之所益自

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里凡為堡十有二壕墻崖砦八百有奇小墩七十邊墩十有五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地或以為棄地可惜公謂我朝永樂間以東勝難守亦嘗棄之今二營就險可守兼利耕牧省轉輸費是地未嘗棄也又請置榆林衛取逋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内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立武學以教子弟之俊秀者軍中器用鉅細畢具率範鐵為之識以歲月至蔬菓

之類亦隨宜教藝而時巡省之自是敵過城下必嚙指相顧莫敢近又言河套要地宜令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行之至今以功轉左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陜西陳弭盜安民數事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壞公鑿山開道溉田千餘項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餽餉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者六千有奇又以陜所易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寇鎮戍二千

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賜勅
獎勵有北寇畏威西戎遭衄之語名拜兵部尚書論功
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遼
東守臣阿權貴意請征建州内附之人以為功公議不
可因請別遣重臣制之以敗其謀不得則極論其啟釁
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賜誥問閫部待罪公獨承之云
皆臣子俊所為上怒亦解時貴州守臣言播州苗賊為
患請調兵會勦公謂變在四川而貴州以為言此要功

者因極論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乃已聞母病憂悸成疾上令中使以醪米牢具來問而遣醫視之及以喪告給驛賜道里費命有司治祭葬服除賜勅召之改戶部尚書大同失利命公總制諸軍事公請京兵分戍要害紀律一新寇再引去上遣錦衣百戶以特羊上尊往勞之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上言請禁貴家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往北邊節制諸軍公行邊自宣府至大同築外城置樓櫓造戰車數千兩為練武圖以

教士卒錦衣百戶韋瑛者附勢亂政譎戍宣府後妖言
事覺公坐以死法斬於都市時論快之未幾復改兵部
召還朝俄改左都御史留鎮大同有論其糜財病民者
命工部侍郎杜公讓及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無所得
落太子太保致仕未踰年仍召為兵部尚書復太子太
保再閱月先帝升遐公力求去今上慰留不許弘治初
臥病公署疏三上上遣醫賜羊酒乃復視事慮近戚之
希恩濫爵者上言馭世務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務以

公義不以私恩因乞骸骨恩禮益厚比在牀褥猶手削
奏稿念湖廣四川荒甚陳弭災禦盜之術至寢不能寐
再遣醫視疾弗瘳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一上
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寳鏹萬貫命有司給棺斂具
贈特進光禄大夫太保謚肅敏録其孫繼祖為錦衣衛
百戶公沈毅寡言而中博達有才畧務勤官政尤篤孝
友在陜時屢乞終養不得比居母喪揜其子寘勿會試
禮部念弟子偉為父遺腹殊愛之子其遺孤褱舍其子

而請廕為國子生為知府時有寇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生平好讀書為詩文有奇氣遺稿若干卷藏於家娶魏氏封夫人卒子二寘其長舉鄉貢孫繼祖既廕而夭寘乃復就廕進千户後以征南功擢指揮僉事令上聞其才命理錦衣衛事寰舉進士授户部主事亦有賢聲公甞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偽又曰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名言贊曰予甞接令公談即事論事必欲實見諸行往復曲

折大抵皆國家天下計也及跡所施設歴歴可指數而在陝西功為多在延綏為尤多葢以沿邊數千戶屹成巨鎮與寧夏甘肅並為陜之保障雖童兒女婦莫不知頌其功及用於北邊值時與地有所不合役未及興而衆喣山動或者乃并延綏之績為疑然則大臣之排羣議任衆怨以成大功者不亦難哉夫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固也以吾士大夫為國家天下計亦為是言何哉必若所言則都重位饗厚禄者皆將諉於傷財害民

累歲積資計日受代而不復知有天下不至於大壞極弊不止也嗚呼世安得有勵志勤事惟日不足如士英者哉予故傳公俾凡有吏責者勸焉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别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漷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

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甞閉戸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奈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賛善兼編修天順丁丑英宗復辟改修撰上廣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遥見遽曰好既陛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

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鄞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内閣叅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内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且今須與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盍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公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膈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

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徒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位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

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
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贊甚力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
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内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
且稱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
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公間
為上言曹石勢大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以朕
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
天門災上下詔罪躬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

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内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瀞以母老留閲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為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為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酣睡謂公曰梏有封印奈何公教之曰可燒鏊令熱以酒將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脱梏剞其中復釘封

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令奉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上每念正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內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民甲申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讁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令在院供

職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録文達欲薦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偽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清理貼黄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為闊遠計築西湖隄溉田數千頃京庫輸納多為解户所侵公盡省其費士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皆切齒憾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為謗書横莫可遏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

已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絹熈郭遜之二公相繼為祭酒有官錢為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為媒孽皆得罪去文憲歎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當道交絶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葬竪村世墓公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其為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

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蓟遂稱絶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
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僅有十卷行於世深衣
纂誤一卷藏於家配宋氏西安咸寧人以賢明稱生四
子增堂皆慧而夭其二殤也女六人長聘天津右衛指
揮僉事吕昂次適朱杲次適監察御史李經次適今具
官東陽次尚寶司卿李汧次順天府學生李鉞六女者
皆卒其甥女趙氏適公友鄉貢士潘公流清子辰今為
翰林五經博士經東陽及辰皆公所自擇云贊曰才之

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皇明混一區夏幾百年至於宣德正統之世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天順復辟之初出膺召命居匆遽際之戚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姦所構又厄於娼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文章氣節震播海内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

化人既去而思為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窓之失為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且手書一通畀其從子坪從孫梁俾遺其後之人

儲處士傳

處士姓儲氏諱某字仲文其先毘陵人國初徙泰州為鉅族處士生而醇篤言動不茍惇行孝弟不煩師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興嚮慕若固當然者嘗

市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敵騎圍城雨雪浹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槖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利計耶比歸所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寖落閒暴於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攜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戍其地費不給秪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遂失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

士詢其封識并金錢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為謝處士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有飢色予之粥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皆嘖嘖稱嘆曰儲翁隂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巏鄉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京户部左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玄孫洵亦舉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尚多如鄉人言論曰蘇子嘗

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盎得之孟
氏千乘簞食之説謂矯强者易而造次急遽者之為難
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學子雖下晉公一等
可勉為之顧以此勵世猶有不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
優裕未足為難其拾遺金時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即不
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有定見恐為所撓也得其人
而歸之不徒無少悋惜而方自以為慊豈有所為而為
之者哉處士卒六年而户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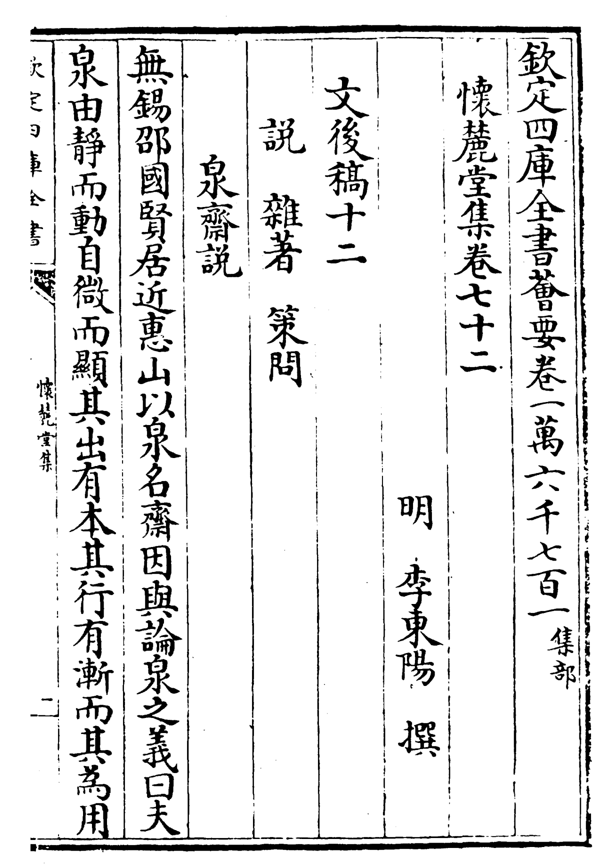







固天道福善之當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不皆能無所為而為亦不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為報者而後可以為勸也户部惟祖德弗白是懼自述事狀以告於太史氏請為傳以傳姑著其大者如此

懷麓堂集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一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二

說　雜著　策問

泉齋說

無錫邵國賢居近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夫泉由靜而動自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為用

不可窮方其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形隨時濟用溉而為田瀦而為澮匯而為溪為河為江為海人亦忘其為泉而泉實有之孔孟以水喻道以此故也後人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所謂一源者謂即體而用在非體之外別有一源也所謂無間者謂道寓乎物而非因物以為理也然則即泉以求道其亦甚近矣乎顧於此有二義焉以之為學則有蒙之象以之為教則有發蒙之功包蒙之德擊蒙之戒合内外人已而

求之其於道庶乎其盡也國賢篤學而力行既有所得矣今以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有教之責焉其有取於名齋之義也夫若泉之在惠者則徒取其名而弗濟於用國賢益因是以求道而非局於是以為用者也國賢以為然乃書以贈之

孔氏四子字說

宣聖六十二代孫曰聞韶聞詩聞禮聞善聞韶以其父衍聖公以敬之命因叔父衍聖公以和上京師禮娶予

女以歸公爲之請字於予予字之曰知德繼又有請乃字聞詩曰知言聞禮曰知節聞善曰知本而統爲之說曰韶舜樂也舜作簫韶極聲容之盛歷千數百年而季札觀於周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數十年而宣聖聞於齊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曷爲其然哉作樂者必本乎德舜之德諧於家而化於天下故能見乎制作播之聲容而其爲效至於神人和鳥獸格此所以爲樂之至也故宣聖論爲邦曰

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惡其亂雅樂也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宣聖之德不亦於是而知乎人能知樂之本乎德則所以涵養心志薫陶德性以為成人者可幾矣故字聞韶曰知德詩者言之成聲而未播之樂者也其為教本人情該物理足以考政治驗風俗人能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能言古之詩宣聖刪之以為世訓謂其子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葢以此也故字聞詩曰知言禮者理之節

文而為事之儀則其為教有品秩有制度所以固人肌骨之會筋骸之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人能學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能立禮之經宣聖定之謂其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有子得之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字聞禮曰知節人之性本善而無惡其有善不善者習也必明乎善而後可以復其本然宣聖言繼善成性孟子言性善程子釋之曰學而知之則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顧已有未盡知者必資

之於人人與已之善一也舜聞善若決江河禹聞善言則拜益雖聖人猶然況其下者乎故字聞善曰知本且君子之學必資乎聞而聞必貴乎有擇擇而不能行其與不聞一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者亦獨非宣聖之言也乎為孔氏後者顧名思義慎其所聞擇而行之則去聖雖遠亦不失乎所謂聞而知之者矣予見聞韶醇謹好學足承世澤又聞其諸弟皆秀頴林立方興而未艾二公之善教皆於此徵焉予

不暇況引惟以先聖之訓為的而以羣聖賢之説證之嗣此尚有字者引而伸之可也

移樹説

予城西舊塋久弗樹北鬬地東隣有檜百餘株大者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為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留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繞其根若碇然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陊其坎

之南稜絙樹腰而臥之根之罅實以虛壤復臥而北樹為壤所墊漸高以起臥而南亦如之三臥三起其高出於坎以木為牀橫載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數行數百武植於墓後為三重閱歲而視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於門再閱歲而視之其成者又十而九者也於是條榦交接行列分布鬱然改觀與古墓無異焉夫規大而坎疏故根不離宿土厚故元氣足乘虛而起漸故出而無所傷取必於旦夕之近而

巧奪於二十餘年之遠葢其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爾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何不為君子之歸也哉族子嘉敬舉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留居京師與之考業論道示之嚮方俾從賢士大夫遊有所觀法而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並進再詘有司將歸省其親予冀其復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說以貽之

書某節婦事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相與為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為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為寡姊求富商嫁之紿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强之然尚弗慊必預具舟檝俟其登即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紿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發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

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為婦始悟其紿也即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為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夫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玆廟有所報謝幸為我具雞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恨矣商亦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於衆曰兇子鬻毋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為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悉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

張都憲公賔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顧一轉盻間而念慮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為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益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録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使難贈喬太常希大

正德丙寅春二月太常少卿喬希大奉使代祀於山西謂予曰使之道難矣先生幸教予乎予贈以一言曰敬蓋古之所謂使者以專對不辱命為能然必曰行己曰達政以為之本非徒能也今四海一家言語辭令無所有事凡受之朝廷以施於天下者皆命也而惟祭為大若代天子所有事於山川帝王藩府園墓之地則其尤大且難者也舜命官必曰往欽哉命秩宗曰夙夜惟寅

欽寅皆敬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以祭喻敬也而况於祭乎夫天子者天地神人之主也當正始之際為代告之舉具名而後命御殿傳制而後遣禮殷而義重山西之祭為海為瀆者各一為帝王陵寢者二為晉六代四王藩二王墳園者共十有二專使而並攝其難殆有加焉玉帛鐘鼓登降作止之節非其至也希大志行端恪足以有為初命為儀制既習於所謂禮歷考功文選凡禮官之宜否稱負多其所銓授而考覈之者也今

又以專職承特遣必其誠敬足以達聖情精白足以格
神貺使之道固所優為而亦豈可易而為之哉且希大
以四品滿三載請移所得誥命贈厥考郎中君及毋宜
人竣事之暇將道樂平故里焚黄而祭祭之道一也而
公私先後之義則殊當郊籍祧祔之餘海瀆陵園之後
而因得及其親私不廢公情不揜義典章著而倫理盡
矣若懷古而思登高而賦文章歌詠足以發其心志而
播之鄉國者又其餘事奚必為希大道哉希大舊學於

友遂菴楊先生及予其視予也猶其視遂菴也遂菴提學山西予嘗為作政難希大之行非政也使也故答之云爾與希大游者李郎中貽教輩請書以為贈作使難希大之兄中書舍人本大時予告於家予之視之亦猶視希大也因并以告之

原禮贈喬希大宗伯

禮之道何始乎自天地以來有之矣禮之名何始乎自經籍以來有之矣葢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禮

之云者配仁義智而為四德合信而為五常配吏戶兵刑工而為六卿配易書詩春秋而為五經其所自為名者合天地人而為三合吉凶軍賓嘉而為五合冠昏喪祭鄉相見而為六以經言則有三百以曲言則至於三千極天蟠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行之則在乎人若其所以行者則有恭敬辭讓以為之本有品節度數等級器物聲容綴兆以為之文古之治天下者其居則宮室車輿其服則衣裳弁冕其器則尊爵俎豆其樂則金

石絲竹其儀則登降揖遜以之朝覲聘問射鄉燕享井田學校哀樂慶弔皆所以教民成俗養其德性而定其名分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此歐陽氏所謂治出於一者也及禮與政分則所謂節目度數者時殊而代異上古之制邈不得聞夏商之禮孔子時已不足徵矣周禮書雖存而殘缺已甚或者至疑其非聖人所作孟子所論爵禄亦與王制不同漢唐以降議禮之家與國終始而卒無所定是其官雖設文且不能備而況於本乎

叔孫通之儀無暇論已賈誼言之而未遑見用王仲淹謂孔明不死則禮樂可興程子亦以為然然亦未試也張子之學由禮而入其論禮制多本諸古而不易行朱子於司馬氏所參酌者獨有取焉及自為儀禮經傳通解未終而卒君子憾之然其論固在也我太祖高皇帝本詩書禮義之化分經以取士列部以置官又製為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書頒示天下是凡學禮者所宜究心而况為其官者乎太原喬希大

氏舉進士為禮部儀制主事越二十有八年十命而至南京禮部尚書謂予曰昔予為大常少卿代祀西藩先生嘗作使難以敎令之行其將有言乎予惟禮之職重矣昔人謂禮樂必百年而後可興今南京乃皇祖開基之地規制具存百司庶府遵奉罔缺予嘗奉使而南見小官下馬道側市民雖隔門牖亦起立俟過比吳侍講南夫云嘗官禮部見國初書籍猶有存者然則品節制度之詳尚可考而知也希大制行端謹博經籍富文藻

禮儀之事又其所素習者率屬舉職固不俟言顧於國家敎民化俗之大尤有深望焉者乃推衍古義作原禮以貽之

記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

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上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贔屭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叅政賛者止此又詢於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録此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

葢記問之難如此恐久而復失之漫識於此以俟諸他日

私試策問十六首

問嘗觀楚漢之際矣髙帝入關秦惟恐其不王何以得之項羽引兵咸陽秦大失望何以致之范增勸楚以除漢忠也而説者以為滋暴張良勸漢以距楚是也而説者以為不義君臣得失之間葢皆有可議者姑以此評之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然嘗考之入秦宫室意欲留居因苦口利病之言而還軍霸上怒楚背約欲攻項羽因養民致賢之諌而就王漢中爲義帝發喪遮説之辭也不然則兵出無名銷六國封印借箸之謀也不然則幾敗公事欲捐成皋以東矣而復取敖倉則因以食爲天之説欲拒王齊之謀矣而操印立信則因躡足附耳之語非長安天府之言幾誤於山東之策矣非先封雍齒之計幾陷於沙中之謀矣凡此皆假於人力而所以自

為者亦無幾矣如不必自為也何必漢高人於此時皆可以為之矣今論英主者必曰漢高其亦有説乎

問史稱高帝之寛仁文帝之恭儉今其行事可考而知也然髙之事亦有似乎恭儉文之事亦有似乎寛仁者而各以是稱何哉若就其所長而論之其於是道亦容有可議乎否也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

問漢武帝之為君其見於史者詳矣後之論者則謂治效不若高文而甚者謂與秦始皇無以異譽之則謂秦

穆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甚者則謂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其亦有所指乎試言其畧

問漢之興也凡三高帝之創業得韓信光武之中興得鄧禹昭烈之恢復得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有陳說而三君皆聽而用之以成其功其說也何見其用也何效其優劣成敗亦有可議者乎否也讀漢史者舍其君臣奚先願聞其故

問先儒謂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當其時方分類聚

勢均力敵或互相撐拒或互相陵軋故能鼎峙天下久而後合於一使三國之人材併合於一其功業治效當何如也然各就其國而論之宜以何人為最以天下觀之又以何國為優且蜀吳之治效雖成而功業反不魏若成敗之際亦有不相合者果盡係於人材否也抑由前觀之東漢之人材不為不盛矣而卒以毆魏由後觀之西晉之人材無以加於魏也卒掩魏而有之其成其敗又有大不相合者夫人材而無益於功業治效又奚

以人材為也試考其實推其故而言之

問晉室之政可論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考課前代之遺意也而論者以為傷理中正近世之美制也論者以為損政伐吳之計定矣論者以為必有内憂降胡之處久矣論者以為恐貽後患名重海内者或論其禮法於此大壞慷慨忠義者或謂其於道有所未聞遭亂尚武此言似矣論者以為不然善處興廢有識稱之或論其不能無罪此其為説或出於當時或出於後世皆非

無所見也試詳其故

問賞罰國之大政也善為治者必稱唐之太宗太宗之論賞罰多矣嘗考其所行魏徵以直諫賞長孫順德以受賕賞其賞同乎權萬紀以言利罰張蘊古以按獄罰其罰同乎其餘若此類者尚多今不暇悉舉姑摘其一二試相與評之

問論諸葛武侯者多矣輕之者以為管蕭重之者以為伊呂何相去之甚耶謂其不終則功業必就功業果可

就乎謂其不死則禮樂可興禮樂果可興乎或又謂其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是在伊管之間矣抑其禮樂之有未興功業之有未就者乎夫觀人者於其迹而不於其心未有不失之者也試原其心而論之以為如何問晉祖逖之清中原忠矣而胡氏謂其二道俱失庾亮之討歷陽壯矣而尹氏謂其四失皆備此必有說也其果然乎逖之與亮其優劣同異亦有可言者乎

問吳赤壁之捷晉淝水之捷皆以寡敵衆變危為安論

兵者未嘗不以為快也然曹操與苻堅之勢孰難周瑜與謝玄之才孰優劉備恨兵少而云足用桓冲請入援而固却之其為見孰高或詐稱黄葢欲降或紿使苻堅小却其為計孰巧是必有說也論史者於吳則罪其不能乘勝以要歸路於晉則惜其不能因時以圖混一是果然乎使其出此其捷又有可必乎諸生以史為學其勿曰非知兵者也

問文帝漢之賢君也然獄周勃削魏尚怒張釋之而疎

賈誼召季布罷鄧通坐慎夫人而信新垣平進退予奪之際未合乎君人之道者亦多矣而卒能成盛治貽令名豈其得失有足相掩者乎抑别有説也

問史之論宣帝者曰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之元氣衰焉夫既稱必罰何以病其刑之繩下既稱信賞何以見其德之不純豈德刑之外别有所謂賞罰者乎既稱吏稱民安何以病其元氣之衰其所謂元氣者又有出於吏民之外否也試舉其實證其説

相與論之

問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得於禪讓者何所起得於繼嗣者何所因得於征伐者何所見而各有其弊何哉夫禪讓之善似無容議而其為弊尤深征伐之慘固不足論而或彼善於此皆不可知也至於繼嗣庶乎免二者之弊而有以長以賢以功之說其弊不可勝言亦將何所適從乎試詳其故

問前代之事存乎經史然世有遠邇傳有信疑姑舉一

二以相質問天文之疑若月之光或以謂受日之光或以為山河之影星之行或謂隨天而左或謂逆天而右地理之疑若禹貢所謂九江或以為烏白至箘或以為三里至廩或以為湖漢九水入於彭蠡或以為沅至澧皆合於洞庭所謂河出積石或以為出於崑崙或以為出於葱嶺而後世乃有星宿海之説何者為是孟子載班爵禄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春秋所書時月或以為改正朔不改月或以為改月此事之疑者果當以何説

為準繫辭本聖人之書或者以書不盡言非孔子所作太極圖為道統之源而或者謂出於術家非周子所著雖於書亦有疑焉乃若四皓之事班馬皆同而以為事不足信至不載之通鑑或以為實非此四人子房矯飾而為之者也文中子之名具為書固在而唐史不載其諸弟子亦無一言及之後遂以為併無其人此尤有可疑者夫生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欲懸斷於數千百載之前亦難矣然儒師之授受耆宿之沿襲亦猶有可據者

試畫一陳之以觀博古之學
問孔黜異端孟闢邪說所以為天下後世慮也當是時釋教未出稱異端者莫老氏若然孔子問禮不言其非孟子歷排諸家而獨不之及何哉後之闢釋老者或作崇有論或作高識篇或著廣潛或著辨惑或言鬼神不可以治天下或言諷唄非所以致大平其於孔氏之說果有合乎或謂攻之而復大集者為不知其方或謂論而不能回其君之惑者無以易之也其方果可行而其

論果可信乎乃若文名天下而謂釋之道與大學論語相表裏英邁葢世而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然乎否也且先儒所謂似是之非者似矣何以言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近矣何以言亂吾言心彼亦言心吾言性彼亦言性何以見其殊吾言無為彼亦言無為吾言有為彼亦言無所不為何以别其謬論性與用截而為二何以見其不當截論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何以見其不當分夫知其為敎之非則其流弊不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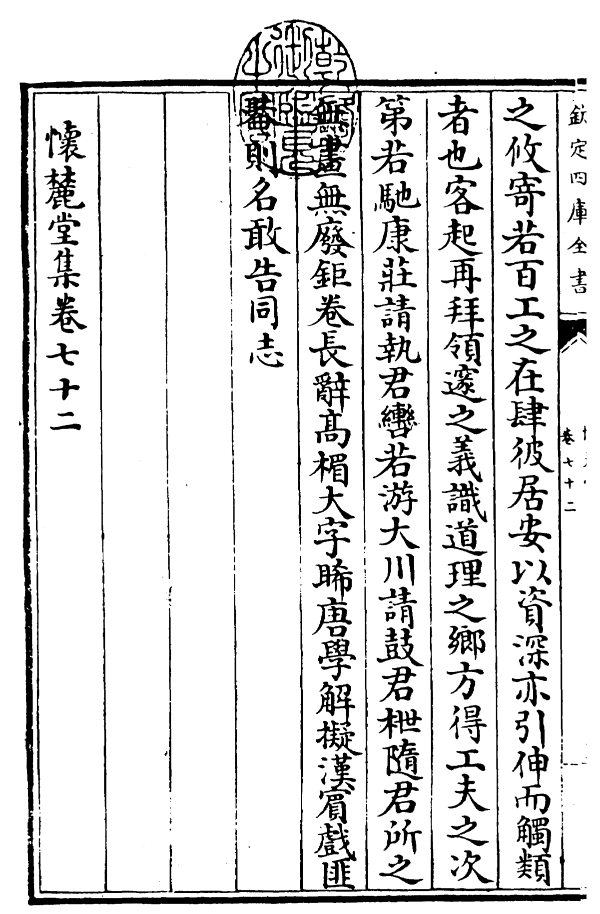
也今方黜邪崇正往往見諸詔令政事之間儒名士學者固當丕應徯志而愚民末俗尚有由之而不知者試相與講之以為天下告焉

邃菴解

邃菴主人通籍禁廬僑居京第隟地晨掃重扉晝閉客有過者叩門而問曰此非楊子之居乎童子對曰是也導客而入若引若曳複院繚垣巍堂巨欐客乃蹜足脫屨探懐出剌將修容以為禮且歴階而就次童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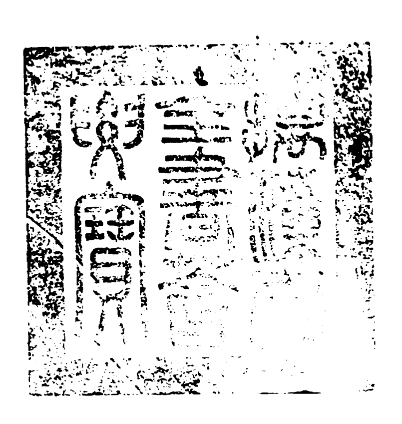
未也再導而前委蛇隱翳突霤中啟懸櫳外蔽客乃髣
髴指擬逡巡睥睨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而復跋童子
曰未也盡歷紆曲谽達蒙翳仄徑旁通曾軒倒綴棐几
庭設牙籤架度主人方几坐書堆凝神注思聆謦欬而
倔起具冠裳而出俟客乃揖而請曰子何居之邃也主
人曰從善實難從惡則易地有所宜擇俗有所宜辟吾
將寄遠心於車馬託大隱於城市屏物誘於紛華去塵
襟於祓禊期深造以獨得匪超舉而長逝客曰如斯而

已乎主人曰六籍絲棼諸家冏沸衆難交錯羣疑積滯吾將辨亥豕於偏旁註蟲魚於疏記思縷析而毫分庶窮搜而絕繼豈瑰處而無營亦嬰心於有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理窟淵微天機奧秘尼叟之所罕言庖犧之不盡意吾將高仰堅鑽深鉤遠致求四情於未發之時探五性於有生之際由粗而益極其精舉大而不遺其細尋墜緒於虞唐溯長源於洙泗窺數仞之宫墻涉千尋之涯涘會萬變以同歸或殊途而一揆顧茲菴



之攸寄若百工之在肆彼居安以資深亦引伸而觸類者也客起再拜領邃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次第若馳康莊請執君轡若游大川請鼓君枻隨君所之無盡無廢鉅卷長辭高楣大字睎唐學解擬漢賔戲匪敢自名敢告同志

懷麓堂集卷七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陸學稼